

反對教條主義

「教條主義」最常和馬列主義、修正主義等討論聯在一起。其實此詞源遠流長，例如在基督教中它和「懷疑主義」相反，而且有著正面的涵意。

不過「教條主義」在現代卻指著一種不顧經驗證據、盲目信仰的精神；而且還被用來作為論敵互相攻擊的標籤。

其實，把對方貼上「教條主義」的標籤，然後就以為對方的思想即因此自動無效，正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

我們反對教條主義。但是什麼是真正的教條自由主義，教條馬列主義，教條……等，是不可能用一篇短文來分析清楚的。因此，下面讓我們從教條主義忽視現實經驗與實踐的特徵出發，來批判教條主義。

教條主義就是把現實（客觀的社會結構）從人的主體實踐及經驗中分離出來。

例如，有些人把兩個地區應否合一或分離的理由，只歸結到雙方社會結構的互補或互斥，而不談分合對各個社會的利害分配型

式，即是一種教條主義。

所以，離開了人的主體去談客觀結構，把「主／客」扯裂，就會導致教條主義。

但是教條主義者所高舉的「客觀結構／現實」，其實也就是教條主義者自己所認識到的社會結構，「客觀」云云，不過是教條主義者自己的「主觀」。

教條主義者因此可以說是壟斷了他人的現實，抹煞了其他主體所面對的現實。因為教條主義者把自己主觀所面對的現實，當作唯一的實在，把別人主觀中的現實當作虛幻。

誠然，大部分人都活在不利於他們的現實之中，他們不知現實可以被改變或不知如何去改變。但是當他們開始改變現實時，必須按照他們主體的要求去改變現實，而不能依照一個超越他們主體要求的「客觀結構」（理想藍圖）去改造現實，而壓抑了他們主體的要求，否則他們仍然活在不利的現實中。

人之所以會活在不利的現實中，正是因為他們的權力不平等，無法自主的、合作的營造他們的現實。所以只要是在被宰制（非自主）的條件下營造新的現實，只要違背主體的要求，或者無法為主體所認識接受，無論這現實聽起來多麼美好，人仍然活在不利之中。（所以即使某種變革的方案、「建國大綱」、政策、生活方式、社會制度、人際關係等，比現狀好，若用強制手段迫人接受，仍非解放，而是新的宰制。）

為了反對教條主義，義大利哲學家葛嵐西提出了「每個人都是哲學家、理論家」。其實每個人也都是實踐者，每個人都（自主或不自主的）參與了現實的營造，因此會對現實有自己的認識，以及（因這樣

的認識而生的)自己的要求。這樣的認識是真實的。

可是菁英往往說「因為愚民和我對世界的認識不同,所以他們(在宰制條件下)的認識是虛幻的,故他們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是菁英卻沒想到,實在世界可能就是矛盾的,所以才有不同的認識;若要解放愚民,就必須從愚民的要求出發來轉化,而不是壓抑他們的要求。

反對教條主義因此也是反對菁英主義。

以上反對教條主義,實在是在反對「主觀意識」與「客觀結構」的對立,而我們的策略是提出人民主體的「自我肯定」(參見本章第一節),即,我們現在所意(認)識的,就是客觀的。因為「客觀」的意思也就是:無法質疑、有把握或有保證的認識。而認識之所以是「有把握保證」的,乃由於這些認識符合了「我們」所認為正確的證據,有效找出真理的方法以及認識客觀實在的條件。當然,我們的心胸是開放的,我們願意考慮任何不同的意見,修正我們的認識條件、方法、或證據;但是如果我們發現「X是真的或對的」,而我們現在又沒有理由去合理地懷疑這樣的發現,那麼我們不得不認為「X是真的或對的」是客觀的。

所以,我們反對以下這種看法,即,「如果某群人被宰制,那麼這群人的主觀認識一定不符合客觀結構分析」。亦即,我們反對「對付洗腦的方法或反洗腦的方法,就是另外一套洗腦」這種宰制者想法。或者用一個現實例子:「如果人們不能接受統獨的理念,只要造成統獨的現實,就可以迫使她們接受了」,這和上述我們所批判的心理及想法同出一源。

雖然在這一節我們批判了「主觀意識和客觀結構的對立」,但是似乎還運用了這兩個分析範疇,在以後的文章中,我們還要揚棄「主／

客」這個架構本身而代之以「脈絡思考」。但是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批評主客的對立。

（附記：關於「真理」的問題，除了本文有所觸及外，在第五章〈談脈絡思考〉的第5小節後半部份，以及第四章〈實踐策略自主化〉的第6小節亦有討論。）



何 方

跟著感覺走

跟著自己走

以年輕人為訴求對象的「跟著感覺走」一歌，會在海峽兩岸流行，當然有它一定的道理。

這首歌在理念上和當年披頭四的約翰藍儂之「直覺」相同，都是對主體當下直接的感情、要求、認識或體驗的肯定，這個肯定不但包括了擁讚，還有歡呼、謳歌、慶祝的成分。

所以，當父母不准你交異性朋友時，你卻好想和異性在一起郊遊、跳舞、聊天、偷情。沒關係，跟著感覺走。

當學校師長叫你守規矩、行為端莊、服裝正派，你卻嚮往無拘無束地在街頭大聲歌唱跳舞、穿上社運T恤、女生留短髮、男生留長髮……。沒關係，跟著感覺走。

當社會要求你結婚生子，努力工作出人頭地，你卻只想流浪混日子，不結婚搞雙性戀。沒關係，跟著感覺走。

「跟著感覺走」就是對宰制秩序的反抗。因為社會宰制的原型就是對主體的要求或認識之壓抑。

但是另一方面，對「跟著感覺走」（註：這句話在本文中均指肯定主

體的經驗、要求、認識等等）也有兩類反對。

一類反對是來自宰制者的牧民心態。宰制者說：被宰制者沒有能力自主（由於教育程度、年齡、性別等原因），不能分辨是非好壞，跟著感覺走會害了被宰制者。

不過，如果被宰制者真的沒有能力自主（如嬰兒），那麼鼓動他們跟著感覺走，也不會造成什麼傷害（反正他們不能自主，鼓動不會有用），宰制者不應反對。因此，宰制者之所以反對「跟著感覺走」的呼籲，只是因為許多被宰制者雖然可以自主，但懼於宰制者的淫威、權力、資源、意識型態，被鎮壓得動彈不得或不知如何反抗。

另一類反對其實和第一類幾乎相同，只是說法有一點差異，同時，是以被宰制者之友的姿態來反對「跟著感覺走」。

這類反對說，「跟著感覺走」並非真的自主，因為主體及主體的一切（感覺、認識等）都不是自然而然的東西，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這個社會建構完全是宰制者所操縱的，因此，只對宰制者有利。例如，年輕人很喜歡喝可樂、抽香菸，但是他們的這些感覺、喜好，都是廣告商製造出來的。年輕消費者跟著感覺走，只不過是肥了感覺製造者而已。

如果不能「跟著感覺走」，被宰制者怎麼辦呢？還好，有不被宰制者伎倆所迷惑的菁英，可以看穿各種把戲，把抗爭提升到體制的層次；所以被宰制者只要跟著菁英走，即接受菁英的宰制，就可以克服宰制。

上述這類菁英主義對「跟著感覺走」的反對，錯誤地把諸宰制者的力量無限誇張，視諸宰制者為鐵板一塊沒有矛盾，視被宰制者均為被洗腦、被制約反應的行屍走肉，亦即，錯誤地以為社會建構過程只是「一面倒」，而非互相鬥爭，所以對「跟著感覺走」就得出很悲觀的結論。

但是事情的意義不是固定不變的。被宰制者主體的要求、認識等，都含有變化的種子——矛盾，也都會轉化。年輕人對可樂的「感覺」有可能由「自我風格、活力的表現」改變為「從眾的、泯滅個性」或「帝國主義象徵」等等。可樂文化中培育出來的「愛現」、「只要敢秀你就紅」心理，也可能使得年輕人對於上街頭這類活動，不再像上一代中產階級那樣覺得不好意思或丟臉，因此雖然社會建構了年輕人的愛現心裡，但不一定一直都對宰制者有利。

總之，「接受宰制」（不跟著感覺走而被人牽著鼻子走，或不跟自己走而跟著菁英或領袖走）絕不能克服宰制，唯有「反抗宰制」才能克服宰制。而這就意味著，**被宰制者應當跟著感覺走……**

就像她（他）們唱的一樣：

跟著感覺走，緊抓住夢的手
腳步愈來愈輕，愈來愈快活
盡情揮灑自己的笑容
愛情會在任何地方留我
跟著感覺走，緊抓住夢的手
藍天愈來愈低，愈來愈溫柔
心情就像風一樣自由

突然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我

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
希望就在不遠處等著我
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
夢想的事哪裡都會有

The advice is let yourself go. Do your own thing, scream your own screams. You must forget frontiers if you want to break new ground. Don't be smuggler, the days of Jamaica Inn are past, be an astronaut or a Saharan nomad. In other words, take risks and go against the grain of common sense. The thesis offers no objective assesment of a state of affairs; it is rather a call for action, a *motd'ordre* as Deleuze and Guattari would say.

Jean – Jacques Lecercle

《Philosophy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頁199

附記：

〈跟著感覺走〉歌中的「感覺」，常被認為是非理性的直覺，而本文中的「跟著感覺走」是對主體經驗、要求、認識的肯定，包括了理性與非理性的全面因素。所以本文副題為「跟著自己走」，表示追求自己之意。很不幸的，有人在談人民民主論的「跟著感覺走」時，故意不解釋我們的說法，以誤導不知上下文的讀者；或者脫離的弱者反支配的脈絡，而把「跟著感覺走」當作一種普遍的認識模式或行動所依據之原則，而非弱勢者的意識型態資源或反支配實踐（強者絕不會用「跟著感覺走」來自辯）。

此外，在「交互主體，互為主體」的提法中，如果把「我們」當作主觀，把「其他主體」當作客觀（限制），那麼這種「交互主體」的

提法其實就是在走私「主觀意識／客觀現實」這個架構。而我們也可以用「我們／其他主體」來顛覆這種提法的「交互主體」，就像這一節在顛覆主／客對立時所採的論證策略一樣。

由於我們揚棄「知識論」(epistemology, 一種基礎主義的哲學)，所以不再將「交互主體」以傳統方式看待，而將之放在「不同社會團體之關係」這一脈絡中來談，也因而和本書之「人民民主」相關。



問題：本書一共有多少張不同的機器戰警照片？